楊文恪公文集

記

石磐精舍記

京兆少尹張君早歲藏修之所名曰石磐精舍既而一出每不能忘嘗命工畫之且邀予詩之詩之不足復欲余記之其言曰維茲數椽之屋一畝之宮月夕霜晨窮年矻矻鑽其工夫次第內外本末先儒具有成說然為之自我者往往作明而作晦隨守而隨失其必有博約之俱到體用之不偏者幸為我發揮焉庶幾宦寓之地亦燈牕之間仕焉

之時亦學焉之日其言如此不知在余小子實亦
還憶往年與張君爲僚未嘗不服其析理之當而
慮事之周方期相與講明此學徒以簿書倥偬未
能有暇今眞誤委得非彼此之同然乎竊謂約非
出於博之外用實在於體之中自夫記誦詞章之
學興則博非其博矣約安在哉自夫虛無寂滅之
教興則約非其約矣博安在哉申韓用而遺體而
用其用乎佛老體而遺用而體其體乎孟氏而後
若周子焉學顏子之學博而約也復古禮變今樂
體而用也若二程子焉求之六經而自得之博而

約也御史說書之陳論體而用也又若朱子焉集諸儒之大成非博而約乎浙東之荒政戊申之對事非體而用乎語其從入之方如主靜如主敬如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皆是也張君謂先儒之成說豈非正指此等而予復贅焉者正以乎昔所聞不過如此而已雖然靜要也敬尤要也堯之欽舜之恭三千年以來之聖學皆不越乎是先儒成說之外恐亦無他說也請以質之張君言或可存其置諸精舍之壁

南旺湖工部分司脩造記

漕河自儀真抵淮安皆諸湖無源之水也自清直抵通州皆諸泒有源之水也無源之水如調之馬御之也易有源之水如泛駕之馬控制為甚難焉汶水北會黃河過臨清南會沂泗過濟寧又會黃河過徐州至淮河豈非所謂有源之水我當其中分也上下數百里皆視之以為盈涸是漕河一大要會也蓋在南旺湖之間所設諸牐以為之蓄泄者舊以管泉主事兼之泉出泰山諸處而主事者往來其間至南旺則一歲之間殆亦無幾惟其歲至無幾恒舍於府舘而已近年朱君寅蓋

泉而兼之者顧漕事一一具備而謂獨於一公署
皆之在物理有不當然者乃請於總理河道侍郎
趙公璜公然之於是經畫調度前為門二重重三
間兩門相去之間東西為胥卒房各三間至為廳
事為退寢則各五間廳事之前東西為廊各十間
後寢之後為書室三間書室稍前右何為延賓之
所左何為庖庫之所各二重重各三間書室之北
為方池焉始之以某年某月日成之以某年某月
日董其事者濟寧衛指揮李岱也公署既成居無
幾何總督漕運都御史叢公蘭謂權不可以不專

官不可以贅設乃歸朱君於諸泉時王君鑾在沽
頭以其贅也乃改撤焉君至嘆曰一棲一桷一瓦
一石出於朱君之勞厥心而本於趙公之主厥議
也何可使之泯泯焉以致後來者無所於考耶遂
具書南京屬予為記竊惟諸牐之官部屬專官舊
惟臨清濟寧沽頭三處而已今沽頭以黃河之出
於徐州者浩浩蕩蕩十數年間水高於牐何啻丈
餘固無事乎啓閉而南旺當汶水之分水大而淤
長水小而膠其所以為之消息盈虛有不可以
故常視者亦河道之田海自然而然耳然則廢沽

頭以興南旺豈非隨機應變之道哉夫運渠之利害大矣古今講求者衆矣以廷和之才識其於尚書宋公禮平江侯陳公瑄所以開其先者必盡得之至於前人所未到處亦當別有所見異時謂南旺分水大有功於漕河吾將於廷和乎徵之或謂元虞集氏謂瀕海之地肥沃宜稻隄圩而田之其所得殆不止於歲運又謂我朝大學士丘公濬謂海運不可不興此固可備一時之講說而恐非今日之切務也予願王君且姑置之或又謂司牐惟禁權豪爲第一義余謂王君不當其任猶能力

抗貴近而庇豐沛之民夠當其任哉總漕討者之及於君亦以有見於此是爲記

南京大理寺題名記

作史者備書其人之行事或善或惡將以爲勸戒焉耳近代公署類有題名雖僅著其人之鄉貫出身歷任歲月然名存而實亦不泯焉其所以爲之勸戒者固昭如也豈非史家之遺意乎由是觀之則公署之不可無題名猶國之不可無史也審矣南京大理寺自　國初建都之後以至今爲留都以來題名之缺蓋百五十餘年于茲矣近者任公

宗海來為鄉周公伯明來為丞廣搜博訪於鄉得趙公勉以下貳拾捌人於少卿左得唐公盛以下七人右得趙公和以下十一人於丞左得陳公晟以下九人右得曹公銘以下二十六人將大書深刻於石而於後此者亦為之虛以待焉一日以所跡若干人者示應誘屬為記廉受而閱之若卿二十八人之中文清薛公在焉文清嘗為大理箴曰稽古之職士師廷堅又曰乃有良臣釋之定國夫廷堅皐陶字也或謂為既考之虞書皐陶之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此大賢以上

聖人作用也考之漢書張釋之之無冤民于定國之民自以不冤此一代碩輔所設施也宜文清之有取於此也雖然文清爲 本朝理學倡天下之士仰之爲今之濂洛關閩臯陶不可尚矣釋之定國文清豈多讓之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又何必遠求于張而近捨文清也哉此外可企可慕者尚多官于是者退食委蛇摩挲片石則所以爲勸戒者自有餘矣至於臯陶固萬世法官之師也任周二公皆爲窮理之學志文清之志者試以請教并以爲記以塞責云

來軒記

方伯周君公儀嘗以道號來軒屬其從孫侍御汝和徵予為記既而君復速之以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蔡氏謂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玄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君之來其商書之來歟然必有遜志時敏之工夫而後有厥脩乃來之効驗君其得夫効驗以志之歟抑冀其效驗以求之歟蓋自他人觀之則以為得夫效驗而志之也自君之自視則豈肯以是為足哉嘗聞之先儒謂古人

此箇學是終身事又謂學無止法夫以學爲終身事且無止法則遜志時敏固已仕未仕之當致其力自少至老之當急其功也經籍言學自傳說始而此數言者寔爲學之要語也宜君之奧繫乎是也或謂君之來兼名與字而取義虞書鳳凰來儀之說也予謂厥循乃來傳說之學也說以此學而作相乃鳳凰之儀於商君爲傳說之學翺翔仕途即鳳凰之儀於　天朝矣要知乃來之來本也體也來儀之來末也用也儒者之學固本末之具備而體用之相須也君有學有政宜其經術專之伯兒

云

風木圖記

給舍孫君德夫抱風木之悲同寅周君行之既爲之圖以慰之矣德夫復屬予以爲之記德夫尊嚴諱文原中弘治己酉鄉科教諭都昌於生員之頴異者親爲之訓廸貧者或助之楮筆之費更深夜誦者或瀹茗煑粥以資其勤苦於贄儀節物一切拒弗納先是嘗刲股以愈父疾古所謂孝廉者非邪慈氏徐莊靜寡言紡績不怠一以傳記所稱賢婦禮相其夫古所謂內助者非邪德夫之言曰懋

顏庭闈義方之訓二十四而舉于鄉猶且其慶也至
成進士釋褐則先父之殁已十年先母之殁已五
年矣今有升斗之禄何由而得其親享之尋有
推恩之典何由而得其親見之且憶方弱冠嬰羸
憊之證荏苒床褥三易寒暑當此之時惟吾父母
左提右挈無所不至嘗聞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
母之懷懋之免於父母之怙恃奚翅三年而已執德
夫之言皆孝子之至情窮子亦抱風木之悲者果
將何以為言耶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
終於立身又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

孝之終也德夫在言路趨向端好惡正遇事必隱
括以就於理自此以往孜孜不已孝在是矣若夫
孝有所不及弟有所不時凡所以遺終天之恨者
雖曾參孝己亦未如之何也已德夫以爲如何其
尚有以勗我母獨爲君子

敬所記

敬所蔣先生當三加時朋友字之以敬先生通諸
經尤深於尚書乃取敬所之說因以爲號而爲終
身致力之地焉夫載籍言敬多矣自聖學不傳知
此者鮮迨程子言與復拈出一敬字朱子於小學

復填補一敬字於是後之人始悟其為造道之關
鍵入德之門户然則先生豈非近得於程朱而遠
遡於周孔也哉先生以成童之年即膺第一人薦
由嶺外路將萬里續食上春官鼓篋遊大學聲譽
隱然動京師未幾登甲科居翰苑久之入掌 内
制一時高文鉅冊皆出其手其華國之才天下之
人莫不仰之至於動静語默出入起居專在於敬
而所謂嚴威儼恪焉而所謂整齊嚴肅焉而所謂
内無妄思而外無妄動焉則人固有不及知者也
生嘗屬廉為敬所記廉謂世俗之學不以記誦

慱則以詞章爲工不高者虛寂之耽則卑者功利之溺孰有及於敬者哉先生之學其諸異乎人之學歟先生今居輔相之職處端揆之地斯職也斯地也此儒者非常之遇也得不以程朱之格君周召之致主以申願望之意哉是爲記

梅窓記

草木竹石之類古今人率有寓意焉其必有契於其中者矣大學生桐城張合乃翁世賢愛梅因號梅總以翁意求記介其鄉友舉人方克謁予請焉克之言曰世賢親簡編謹儀節平生雖錐采林壑

而以振翼雲漢者望其後人每具厚幣延師以誨

合暨姪庠生儒以進士業今皆有成如此先廬在

邑之鰲頭山別築舘于漁橋植梅百餘本當軒窻

之間坐翫行觀早暮不捨而彈琴賦詩每每於是

且謂昔人愛梅同乎巳者莫逾於林和靖或間歲

或連歲一至杭之西湖拜其祠酹其墓而徘徊慨

慕焉又嘗謂充吾之愛梅豈但於天凍地裂嘉其

孤芳獨秀而已迨綠陰青子亦重其有調羹之用

焉予謂果爾世賢其真能愛梅者哉夫林和靖善

形容梅矣此梅而隱者也王沂公嘗自比梅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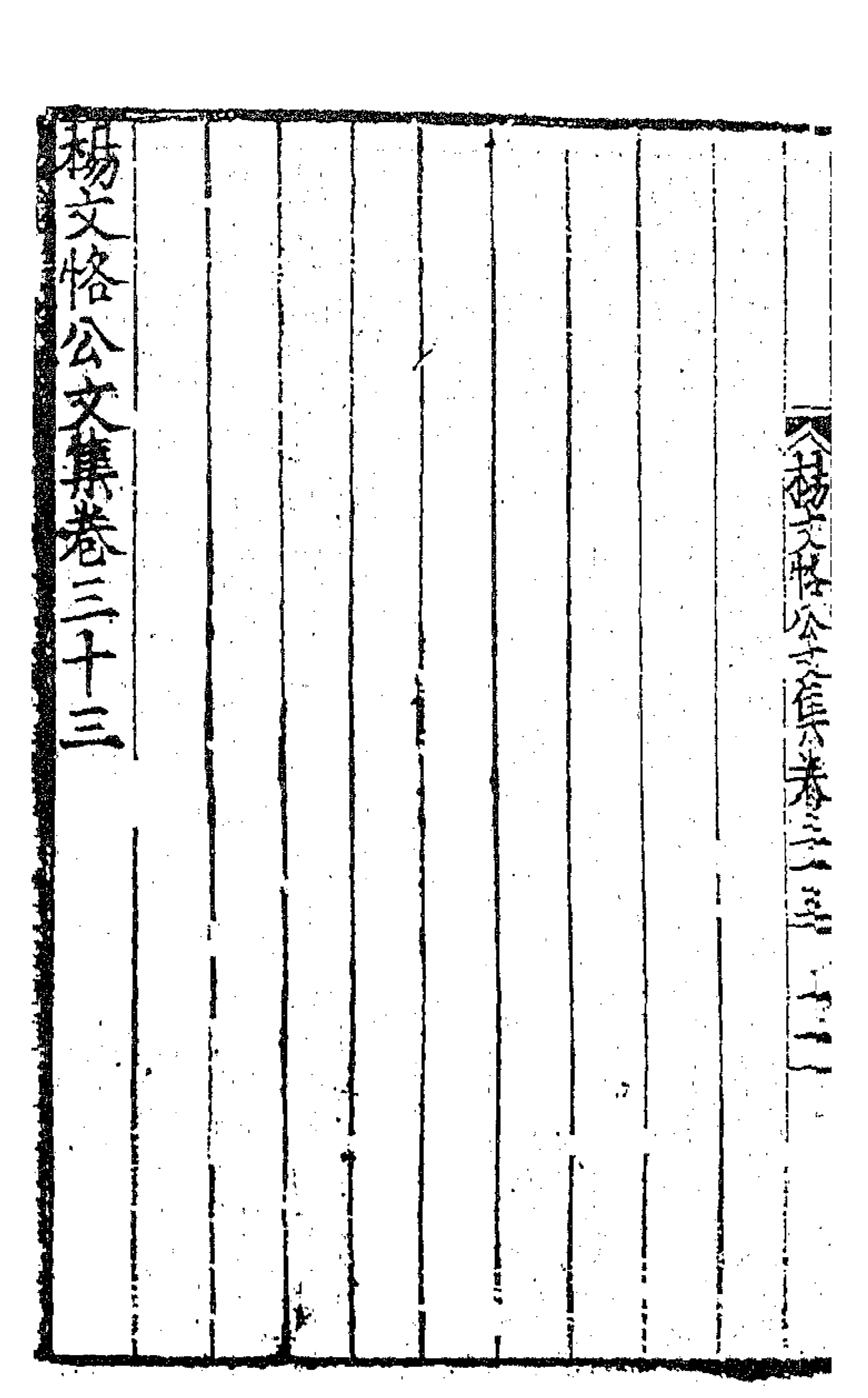
梅而仕者也世賢之於梅峯峯焉神交和靖豈非以隱而自處乎其不能忘情於致用者豈非將以貽於子姓者乎所謂有契於中者皆比類也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世賢其以之毋使人有終南捷徑之誚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合等其以之毋使人謂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做是爲記

雙瑞記

桂爲瑞乎南山之中其高拂天群木等耳桂非瑞也至於枯而華焉斯其瑞矣芝非瑞乎南嶺之下

其多覆地諸草類耳芝非瑞也至於寄而生焉斯
其瑞矣瑞有大小有瑞於一家者有瑞於一邑者
有瑞於一郡者有瑞於一省者有瑞於天下者淳
安儒學西齋之下弘治庚申桂枯而復華焉瑞也
明年辛酉有芝寄生於桂焉瑞也於是王君如臯
辛酉領鄉薦乙丑登甲科以鄉薦言則通一邑惟
一人以甲科言則通一郡惟一人是瑞也非瑞一
邑乎非瑞一郡乎如臯由博士遷給舍今由給舍
遷少叅將見名位之益進事業之益宏謂不瑞一
省可乎謂不瑞天下可乎或謂祥瑞之說戴記禮

運篇言之論語子罕篇言之至歐陽永叔獨以祥
瑞為不足信或謂永叔敢於非戴記而不敢於非
論語或謂如梁學春秋者也春秋不書祥瑞或謂
終春秋亦書獲麟要之天人相與之際其理微矣
知畢必自得之并書以為記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三

記

勅建靜海禪寺重修記

南京儀鳳門之外獅子山之陽有靜海寺焉昔創歲深蠹壞日甚守備六監黄公偉謂是不可以不葺於是高公隆芮公景賢董公文崔公安皆深然之乃以内侍楊君寛專其任君用浮屠故事費出募緣經營三載厥功告僝於是撓折者加壯固矣傾圮者加峥嶸矣漫漶者加鮮明矣凡爲殿四堂六亭亦四若門若閣若樓若方丈室各一若畫廊

以問計則四十云都人士得於縱觀莫不駭且歎焉未幾守備成國公朱公輔西寧侯宋公愷偕七公以郡城故登陴一週下集於靜海焉廉以署篆冬官亦從其後册楹刻桷大廈深簷坐受久之有不忍去者既而黃公屬廉爲記且謂當永樂間太監鄭公和輩嘗奉　使航海往來於粘天無壁之閩曾未覩夫連山排空之險

仁宗皇帝勅建此寺而因以名焉蓋以昭

太宗皇帝聖德廣被薄海內外焉耳昔成周之時越裳氏重三譯而獻白雉以受命國之黃耇天無烈

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意者中國有聖人盍往朝之越裳海之國能知之而實中庸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理也即是而觀則當時陽侯效靈馮夷助順其視成周之盛何異哉今諸公僉謀皆同而楊君果終其事其所以望今日之治近則永樂洪熙之時遠則如有周成康之世之意不淺矣雖然靜修劉焚言記高氏園以成毀代謝二者相因爲氣機之使然以前者既不爲焉後者復不爲焉則天地間皆化爲草莽之區而斯人安得遂遊觀之樂是又一論也寺於諸公豈特如高氏園之於遊

人而已執頻年覘城必至於此一時之逸可以消一日之勞豈特如高氏園之於遊人而已執至於作善降祥古有明訓福田利益宜非所計也因併及之以復

卞廟重修記

予既書忠貞卞公事蹟瞻其塐像冠裳儼然顧其祠宇丹青爛然循其階除廉隅截然是何飭治之具備而尊奉之嚴潔也問之則曰此道士張尚賢之所倡義以為而道官王復徐楊益璇之所協力以助者也當其初舉嘗請于部往公移皆可覆後[illegible]

寔正德丙辰歲也子指謂曰往者脩[illegible]
在刻此而缺焉何以勸後然讀澹菴胡公之文篇
有疑焉如以仁人於死生無擇故能成仁義士於
死生有擇止能取義又如以成仁為夷齊以取義
為仲由以下公視仲由為無所歉殊不知仁以心
安而言義以事當而言殺身與舍生無二成仁與
取義則一程子謂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故有
殺身以成仁者其於仁義曷嘗別言之哉至其比
下公於子路之死衛夫結纓當矣輒可仕乎謂下
公非殺身以成仁可乎善乎信國文公之言曰惟

其義盡是以仁至蓋得之矣高宗封事曰月爭光豈豪邁之氣有餘而體認之功不足乎雖然上蔡謝公謂義重於生則舍生而取義生重於義則舍義而取生上句固有斟酌下句絕無權衡君子之死生惟義是從而已生豈有重於義者舍義而取生則偷生免死之爲宜乎朱子之非之也上蔡程門高第猶且爾義理難明有如是哉要之卞公固已造夫成仁取義之域欲景仰之者須理明義精而後能之殆未可掩襲而取也因記所聞此說附之而不覺其辭之繁云

徽州府廉惠倉記

自古救荒之政其略見於周禮委積之法其詳見於漢之常平隋唐之義倉宋朱子之社倉皆有可得而考者焉我　朝預備倉之設實兼常平義倉而爲之而亦委積社倉之意也然預備之外豈可不圖所以爲之補助其不足者哉張侯文林由内臺分符於徽於荒政尤拳拳焉顧爲之預備者盈縮不恒歲云儉矣而張頤之民每每失望乃以給引鈔直所謂堂食錢者買田而收其租爲倉以待其入而俟時以出焉蓋將以爲預備之別儲耳其

田則屬邑浮屠之質劑於民而無資以贖者其爲倉有於邑者焉有於郡者焉郡縣之倉成而民之耕者抃於野販者抃於市執藝者抃於肆乃相謂曰吾儕小人自今有常平之仰而不憂乎無錢以爲糴也有義倉之沾而不憂乎出粟以應勸也有委積社倉之被而不憂乎抑末之或擾弛息之靡定也然豈可不知侯之所以爲惠者乎是惠也寔出於廉也願以廉惠誦侯之美於是鄉官唐殷元守之采廉惠之說備以題其倉而義民方玉田新朱尚仁輩謁予請爲郡倉記三人者嘗奉侯檄

以董役於郡倉者也侯爲人有古行爲政有古意予素重之爲廣辭竊謂救荒之政周禮遠矣漢隋唐宋往矣若此者雖不拘於成迹泥於舊規較昔量今蓋實惠也其所以補助乎 今日之預備者豈小小哉環天下郡邑以堂食之錢爲囊中物者固不足道使一毫不取而無以利於民焉雖效昔人之懸魚留犢謂其潔一己之名則可求其爲民久遠之利則未也若侯之與吾知田存則倉存倉存則侯之廉惠亦存田與倉豈有不存者哉廉與惠豈有不存者哉侯今移守於杭其在徽三年耳

其買田爲緡錢五千爲畝幾三千郡之倉爲堂凡五楹爲廒凡十二楹使侯得久於徽殆不止於此也侯之言曰郡倉所以濟歙休而婺祁績之倉所以濟婺祁績惟黟方且圖之忽有此調則侯固有未滿意者昔程子知扶溝爲溝洫之法欲使境内之民凶年免於死亡未幾去邑乃謂人曰吾爲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今幾成而廢豈不有命嗚呼若此者古今同一慨也雖然程夫子後之人知其利而繼之之一言誠有望於嗣是而至者

順天府儒學舉人題名記

順天府儒學舊於碑陰刻其歌游之士舉于鄉對于 廷者之名氏蓋自永樂建學以來至成化甲午乙未而止此後則未有為之者廉請對于 廷者有兩京太學之碑在可無庸贅惟舉于鄉者則不可不有以續之於是命工斲碑屬之教官考其名氏而盡以勒之焉夫世代既遠而其人已不可蹤跡尋問而大書深刻猶有存者石也非人也石就泐矣而其人掀揭天地轟震宇宙愈久而不磨滅者人也非石也石也非人也其人固無足取人

也非石也則其人豈所志所學局於科舉者之能
至哉　朝廷建學養士之志意殆不止於科舉今
日有司所以奉承此意者抑豈止於科舉而已耶
蓋所以鼓舞而作興之者雖不得不假之科舉而
向上第一等事實有厚望焉况斯學宮奕奕　京
師爲四方郡學之首士之所以薰陶漸被乎
聖躬行心得之餘最爲至切而至近者詎可不
知所以自勵乎甞聞之舉業不患妨工惟患奪志
明道考亭蚤歲皆習舉業者也卒之接千萬世道
學之傳瑞日祥雲泰山喬嶽其氣象猶可想見顔

曾思孟之外僅僅三數大儒豈非志不爲其所奪耶於戲舉業不能奪豪傑之士之志後世豈無豪傑耶題名有記記之因與學之士一道及此

正固齋記

正固齋者甘君肅貞之別號也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貞也貞之在天即元亨利貞之貞在人爲仁義禮智之智然天之未始不爲人而人之未始不爲天故書太甲謂顧諟天之明命以在天者即在人也易大傳以貞固足以幹事與仁義禮並言之以在人者即在天也天人一理初何分別之

可言哉但天則有善無惡而天其人人或氣拘物蔽而不能全其天故不可不用其力去乎人以復乎天也所謂用力當自智始自智始即自正固始孟子曰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此智之謂也亦正固之謂也天下之理必先知之而後行之知則知也守則行也智一也而屬知屬行何也蓋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遜皆是一順各居其一而智之是非一順一逆獨有兩焉正以造化貞下起元終萬物始萬物萬物皆在於貞所以人得貞而爲智其理固有此二者扎然造化之始萬物既在於貞則人

用力以全其天者當始於智當始於正固聯然詩見矣夫仁義禮正之所在也知正乃知夫仁義禮也既知之必行之固守乃行乎仁義禮也君殖財能施跨數里待以舉火非仁乎取予弗苟非義乎性不嗜酒鄉鄙燕集旅語之後守賓之初筵之戒非禮乎凡若此者是乃正固之驗自餘則可推而知也君今年已望八往者歲有司舉正齒位之禮每預焉近頗倦於拜起已謝絕矣然精力尚健也予與君東西家往還之密相知之深其子上舍參請予為君之齋壁記且勤勤也故記之

香社寺法堂記

予以衰憊之体力值秋暑之愈熾厭城市湫隘之居畏人事襱纖之至雅聞香山之勝乃一遊焉於是寺僧宗鎮避法堂以舍予高朗爽塏白晝虛靜隨行無佗簡冊唯薛文清公讀書錄一帙時取而觀之頗覺所得复異於前諸葛武侯謂學須靜也豈欺我哉是固斯堂之助也昔歐陽公記醉翁亭尚不没山之僧智僊之名予之有得於斯堂可不援歐陽公例以表見作者之名乎况公於一亭不過味釀泉之酒飽環滁之山與夫自樂其樂而已

有如予者旬日之間得以涵養乎天眞消滌乎塵慮熟複性理之書窺測天人之奧其有益無益必有能辨之者焉可以不記記曰作堂者寺僧至時至照也作之歲月景泰甲戌秋仲也二至示嶽久矣宗鎮宗諱玉璣玉理皆其法嗣也是爲記

友愛堂記

嚴君吾江藩理官也君見謂曰泰之先浙水仁和人五世祖從戎會川衛因家焉會川接滇池隣吐蕃爲西蜀極邊地泰以遠方下士得觀　上國之光而江右文四方所推文獻者茲幸遊宦焉意者

文章翰墨亦欲憑藉收拾以為衣被藻飾之具于以傳家而珍襲焉不識可乎予曰何謂也君曰念昔先考之爲兄弟者三伯諱俊仲諱傑季諱伸鼎立克家而仲尤亢宗則先考也居常朝夕聚處相與談論不倦怡怡終日絕無間言伯卒遺孤甫歲餘先考撫育長成過於己子田廬便利者悉以付之初無難色先考見背泰年始十七弟和及二女弟皆幼稚撫育長成則惟母氏是賴泰承先考遺言治舉子業而母氏復資遣入郡庠補弟子員至有今日於和而娶焉而析産焉於二女弟之于歸

誥則亦不敢不仰遵先考之所以處孤姪者而處之也鄉大夫李君嘗贈以友愛堂三字寔以先世之故而勉泰等以似述之此愛人以德之意也詎可忘之既已揭之堂楣而縉紳士復歌之詠之矣顧斯堂獨未有爲之記者竊願徼惠於執事予辭不獲爲之言曰夫友愛自性中來也性自天命中來也與生俱生者也性雖有仁義禮智之名然一發則四者與俱仁中未嘗無義禮智義中未嘗無智禮仁禮智亦然但就其發之所重者而言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耳程子謂於一理中分別出是

也若友愛者自有子孝弟爲仁之說則屬仁自孟子事親從兄之說則屬義在有子則專言之在孟子則偏言之專言則包括愈盡偏言則界限益明是皆吾性之所固有推之同氣而爲友愛者非由外而鑠我也天下之理惟愚乎人不能知所以遂不能行既知之豈有不能行者哉嚴氏之堂即其二世已無忝於友愛乎復何言惟原此理之根於人性不待外求者以爲其後人告則所謂友愛者自油然而生矣若然雖傳之永永可也嚴君有治才視天下事無難爲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仁愛之政請自友愛堂推之

朴軒記

予蚤年與吳君德厚共學更兩經師君忠信質實語無浮夸其與人交蓋始終不渝者也當其總角州序已選為邑庠弟子員既弁久之遂厭科舉之業閒謂人曰吾家自員外世父第宣德丁未進士至州守兄亦自正統辛酉鄉薦而登仕版茲事誠爲之我輩但如博者天上之青雲與山中之白雲若不能為之取舍者遂一日束書為歸隱計焉中間予忝仕途而君之徜徉梓里偃仰泉石從容詩

酒之社爲無懷葛天之民視區區所得不尤愈耶
君嘗語予欲記其所謂朴軒者亦以揭揭而出竟
未有以復之兹以尋醫過家相見慰勞如平生歡
則彼此皤然兩翁矣追思疇昔有如夢寐說者謂
人生如白駒過隙豈欺我哉君復以軒記爲請食
言而肥于其有之又可後乎乃記之曰華與朴對
去華就朴豈非删枝葉而敦本實哉時有鏤簋朱
紘之管仲而晏子矯之以弊裘時有營第甚侈之
拱辰而温公矯之以土室然則在管仲在拱辰其
華皆足以爲戒在晏子在温公其朴皆足以爲法

而君之朴其慕晏子歟抑慕溫公歟彼二人者往
我師也君蓋即朴軒以爲號而交游中咸以朴軒
稱之朴乎其有聞於孔子從先進之說乎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五

記

梧山記

梧山者少司寇王公文哲之別號也公廣左東莞世家邑之鎮山名曰梧桐公居山之支其為號蓋取諸此公以甲科選庶吉士於翰林種學績文凡中秘所藏人間未見之書悉得而讀之今仕已通顯而搢紳士皆以梧山稱之至於口其字者亦鮮矣憶予往者濫同瑣闥無與公載筆螭坳以紀綸綍退而參校彼此率多倚公故予二人在僚寀

中尤為相得俯仰今昔忽忽廿六七載非久要者乎竊謂夏商以前人生而無名未有字也至周始有之秦漢以前未聞號也至唐稍有之若宋以來又特盛焉論者謂字已稱文而號不尤稱文者哉風氣爛熳人文繁縟固其所也至於今日凡稱於人也或字而不名或號而不字二者皆為尊敬而號又尊敬之尤者也然尊敬於一時不若尊敬於後世以文章而尊敬之不若以道德而尊敬之稽之於昔蘇氏之東坡黄氏之山谷以文章而尊敬之也程氏之伊川朱氏之考亭以道德而尊敬之也

公他日抗蘇黄之衡入程朱之室則天下後世又皆以梧山稱之矣豈特一時為然哉要之文章豈如道德蘇黄豈及程朱公其勗之予亦欲附於朋友切磋之義若辛毋曰舍已之田而芸人之田哉

泗州重脩廟學記

今制天下郡邑莫不有學學莫不有廟聚凡民之俊秀而教以窮理正心脩已治人之道此學之所由以設也尊祀先聖孔子巍然南面而諸子以次在配享從祀之列此廟之所由以設也泗州廟學民居蔽其前軍庾逼其左在物理有所當然者一

旦弼之以直而蔽者於是乎盡撤葊之於舊而遍
者於是乎頓舒乃斧乃斤是營是搆但見犴山争
而出淮水遶而近方隅正而形勢全鍾英炳靈是
於此在壯觀視昔倍簁矣以言其廟曰大成殿曰
兩廡曰戟門曰櫺星門成矣以言其學曰明倫堂
曰會文堂曰三齋曰校官之廨舍曰生徒之號房
成矣至於名宦鄉賢之有祠祭器書籍之有府廩
有所庖有方則又無一而不備矣肇工于正德辛
巳之春畢工於嘉靖壬午之秋其費則出兩巡按
贓罰之金兩州守火發無閑之幣前爲檄巡

謨欽後為任巡按洛前為汪守應軫後為江守鈺
云若夫運甓以濟則郭兵備震而始終董役則指
揮南山其同知劉深判官趙錫典史陳紀亦皆與
有勞焉於是蕭提學鳴鳳見而悦之謂茲 王迹
肇基之地廟學冠於江北率其師生請康為之記
且謂其語夫為學之意使歌遊於此者庶不迷於
其途焉提學誨諸生具有成法康復何言竊謂窮
理正心脩己治人古者大學之教也大學以格物
為先格物以讀書為先今所讀之書五經四書其本
領也然朱子補之以小學釆之以近思録朝而披

夕而誦可不思吾之所當精專者乎程子謂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孰知斯人之為功或謂周程張朱宜居四配之列月旦望而謁春秋上丁而釋奠可不思吾之所當窮究者乎要之周程張朱乃絕學之指南其所著諸書實入道之捷徑諸生果知乎此則顏曾思孟之域可馴至矣若夫群居終日苟惟希世以取寵弄筆以徼利達固非 朝廷養士之至意抑豈藤之所敢知哉奉告諸生止此而已倘有疑焉其尚質諸提學是為記

閑齋記

人欲進其德者有常弦之戒有几杖之銘或揭諸室廬或揭諸户牖無非欲行住坐卧出入觀省[illegible]幾不忘於心焉耳同寅汪公器之以高文與學充詞垣以身教言䂓若胄監以惟寅惟清君秩宗其職心之所以閑名之實本易閑邪存誠語此作聖之功夫也間以謂廉俾為之記廉何足以執此筆然於誼有不得而辭者焉嘗聞天以元亨利貞之理賦於人而為仁義禮智之性元亨誠之通人之得此理而為仁禮者非誠乎利貞誠之復人之得此理而為義智者非誠乎惟夫外邪之來無以

閑之則誠之在內者或外焉而邪為之內邪之為
客者或主焉而誠為之客書亦有云雖收放心閑
之惟艱故必於邪也防之如防寇盜之侵禦之如
禦強敵之至一日閑之則誠存於一日一歲閑之
則誠存於一歲日積歲累有不自知其入於誠之
者之域矣是閑也分而言之則洙泗視聽言動之
四勿伊洛視聽言動之四箴約而言之又不出乎
一敬耳敬也者主一無適也整齊嚴肅也常惺惺
也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也敬勝百邪[illegible]則無已之
[illegible]而閑之之道盡矣公之學蚤承[illegible]訓[illegible]

生之家傳繼以賢昆玉之遊羽雲漢彼此翱翔相觀而吾宜有非人之所能及者矧公聰明過人於言語文字外每造其妙近日新功尚幸有以告我姑述所聞以俟

廬州府重建鎮淮樓記

鎮淮樓者廬郡古城北門之樓也郡有淮肥二水合流以達于城樓臨其上故曰鎮淮也言淮而不言肥者以肥小淮大舉大以該小也猶江漢合流而惟以江言也宋乾道間以保郭振拓北城於淮水之北而樓巋然中峙不與城俱遂改為麗譙以

至于今而人之名之者仍不没其初云弘治間郡守馬君金復新壺漏鼓角于其上君去而樓以歲久弗支郡守龍侯誥至之明年謂壺漏鼓角既狩於斯樓則所以驗陰陽候昏曉者在是所以警人心昭號令者在是於郡政所係未可為末顧茲頹圮尚委之誰於是度財鳩工一撤而新之樓之高凡五十有二尺其楹則列以六所以輔其高而襄風不得以搖之矣其簷則重以三所以庇其高而淩雨不得以侵之矣其深其廣一一稱是其基因所謂古北城門者其拔地則若干雉規制雄偉氣

象軒豁聳遐邇之觀聽新士民之耳目校官宋谿
睿呂廷爵鼓鏞董屬予為之記原夫侯之為此豈
徒顯設于外而已哉昔張詠復之之守蜀寢室張
燈通夕宴坐漏刻少差則必致詰人以為神明黄
震東發於撫之鼓角樓謂萬籟俱寂夜氣方清一
心之間政本自出張氏所得源流於陳摶黄氏所
言根據乎孟子寔侯之所以致力焉者吾知其此
心必常惺惺此氣必常澄徹一舉一措皆本於此
豈特專專於外而已哉侯希古循吏百廢具興起
家戊辰進士以户曹中郎陞令官長沙攸縣人是

役也正德辛巳夏以始其事嘉靖壬午春以終其事君同府劉君奎通府李君秀毛君九思歐君嵩推府張君全節皆相與協謀者若知縣劉君良能亦與有力者法皆得書故牽聯書之龍侯善政甚多以無關於樸故略而不書

句容縣重脩廟學記

句容縣廟學創于唐遷于宋脩于元屢脩于我朝勅諸碑載諸志皆可得而考焉近年以來脩之不繼上雨旁風頹垣敗瓦漸次而見提學柱史蕭君謂南京乃　聖朝肇造之都視今　京師若周

之成周首善之地教化之源句容為縣去都城僅九千里地之相去若是乎近也已復如此則夫遠者又何說焉於是鳩工庀財之費力主於上而程督經畫之任一屬之縣令李應春焉自是凡兩閱稔而嘉靖改元始落成之外之為垣以丈計之百五十有奇内之為屋以間計之百二十有奇詩曰新廟奕奕 夏屋渠渠 記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實無有之所以妥 聖靈育青衿者斯其稱哉學官錢組等率其諸生謁予為文以記之昔者魯修泮宮春秋以復古興廢之大事不書今書之何哉春

秋有褒焉重其所以修之之意而書之亦變例也因為之言曰廟學一事也後世郡邑之學即古之大學大學之教三綱領八條目孔子之經曾子之傳所示人者是已朱子章句序有記誦詞章虛無寂滅之說誠非古者大學之教但虛無寂滅今之學校無庸慮此惟記誦詞章則有所不免焉蓋不徒科目之求與所以應之者為然至於教而督之亦莫不然教而督之於其不率或懲以二物又否則復之田畝欲一切幷之得乎然則朱子之說果不可行於今乎竊聞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

固未嘗不記誦也惟舉史書不遺一字為玩物喪志者則不可焉西銘之筆以定性書之胸中瀉出如物迫之固未嘗不詞章也惟榮華其言辭至於道則不可焉謂之不可者乃真記誦詞章者也謂之可者類記誦而非溺於記誦類詞章而非耽於詞章者也是則所以為教所以為學者又豈外於古之大學哉誠如是則格致誠正者存是修齊治平者在是今郡邑之學雖秸括目之繳以繹之談非賓興勸篤之盛乎後世之士非三代之英乎此非予之私言也河南關中之論也記廟學之修不得不及

乎此也蕭君山陰人鳴鳳名子雝字其所以督學
者實古大學之教也此廟學之修之意也

望雲樓記

歙人黃廷祉氏以親命挾計然之術為湖海遊君
常思親不置乃於維揚寓居之堂扁以望雲縉紳
中既為之記矣復於故鄉所居之樓扁以望雲介
予故人少司馬 黃公之子上舍襄請予為之
記予固辭之襄曰望雲人子思親之事與人子言
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亦執丈平日之教也頤
徽惠焉乃言曰此狄梁公故事也廷祉之遊于外

而左右就養有缺焉其為瞻戀不違寧處宜也夫
而今焉則今日之親舍非昔日之太行今日之故
鄉非昔日之維揚河為而於斯棧亦取斯義耶此
吾廷祉追憶旅次見親之難當已遂之懷不敢忘
乎未遂之告將以為後游之戒耳論語曰父母在
不遠遊遠遊可乎不遠遊者其常而遠遊者其變
也事有可已者其常而不可已者其變也廷祉之
遊實有親命豈非不可以已者哉為人子者當此
之時果能輒操其贏而時以壽乎親所謂幹父之
蠱吾子考无咎而使親心悅豫焉其視君考作室

乃弗肯堂雖朝夕與處無以爲養而貽親之憂者不循徑庭已乎惟至於無倦於遊而復數數焉則違先聖之訓多矣是知廷祉名堂之時動欲歸之心也名樓之時堅不出之心也二者皆是也雖然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予顧廷祉由茲焉削迹於堂而依依於樓則於親也口體之奉與志之適固兼得之矣予因上舍請俛爲廷祉紀其事復爲辭以招之其辭曰陸走兮有蛟虎之愁水浮兮有爲魚之憂思親不見兮白雲悠悠歟爲不歸兮比鄰南舟隱陵有堂兮不可淹留前山筆格兮後岡

盤石右水縈帶兮左峯森卓瀾漫有樓兮曰黃氏之宅巍巍騰雲兮雲不可即俛兮兮撫去親側

溧陽史氏家廟記

光祿少卿史君瑛冲修其溧陽史氏族譜予序之曰嘗讀程氏遺書謂收宗族厚風俗須明譜系又謂

宗子法廢則人不知來處以至轉徙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巨公之家須如唐時立廟院乃可甚是二者於史氏見之矣史氏自東漢諱崇者建武中以軍功封溧陽侯其後就封其邑沒而廟食焉其廟謂之祖侯廟存于今千五百年矣其譜以崇為一世列于今四十有七世矣故其子孫眷戀乎

桑梓者本支別而昭穆分轉徙於四方者郡望明而分派著蓋廟則有所依而守譜則有所考而知史氏歷年之遠歷世之多近者不去其鄉遠者不忘其土無迷於其先無混於其後者非有所自而然乎崇之後在漢侯者七歷晉吳唐侯者八其文武入仕重茵疊衮者班班可見焉其譜宋政和中修於蕭山令益之 國朝洪武中修於主簿均用永樂中修於知府孚尹之父仲和弘治中修於恭政文鑑今又修於兆仲觀鄭咸懸縣於益之譜名以繼傳錄楊文貞公士奇於仲和譜謂盛德必百

世祀則史氏之所以蕃衍盛大者固不徒恃乎其外者矣嘗考史記功臣年表漢興受封者百餘人至太初見侯者五至於門十朱輪貂珥七葉蟬不數世而覆者視史氏為何如若史氏者豈非善德之培植者深譜廟之維持者固備是數者以錯綜其間乎文鑑登甲科與予為同年巽仲為給事中與予為同官二君以上燾後而委祉者固續承於前人二君以下燾後而委祉者又垂裕於後人幸廖有言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予於史氏亦云

忍菴記

人於本然之性則擴充之而已若氣質之性則不可不加克治之功常試思之應事接物於忍之一字最為切要然則忍也者豈非克治之所當先者乎何君桂齡以忍名菴因以為號其在里居在異鄉人咸以忍菴稱之信乎其能忍以克治乎氣質者矣夫自大賢以下皆不能無氣質之性自生知安行之外皆不可無克治之功此桂齡所以拳拳服膺乎忍者是也一日命其弟忠謁予為文以記于菴中之壁予曰忍其有益哉人之客氣拂之則熾亢如山遏之則消釋如冰人可以不忍邪然忍

有大小張公藝之百忍忍於家也勾踐之棲會稽忍於國也沛公之王漢中忍於天下也他如子房之於黄石忍於受書謝安之於郗超忍於免禍豈非克治之所當然乎周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魯論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天下事何者不由於忍而成何者不由於不忍而敗予故曰應事接物忍之一字最為切要者此也予聞桂齡積資至巨萬昔司馬遷作貨殖傳謂范蠡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陶朱公謂白圭能忍嗜欲其致富如伊呂之謀國孫吳之用兵此皆善於治生而資雄於古今者

也君常往來萍鄉多止於蕃無訟其風化豪其用意於忍則又得去心法之妙他日不范乎不自乎桂嶺家清江之峽湖嘗輸財助邊授七品散官蓋尚義之士積而能散者也故為記之

思齋記

予南昌太守鄭君信卿之在郡也遇事必精思之既得其理一出獨斷雖千夫莫能回萬偽莫能惑嘗書仰思以置座隅謂周公大聖猶不廢思況於吾輩理此劇郡可弗思乎信卿之得力實在於此其籠張趙於往昔架卓魯於前錄也宜哉近於家

發復取思齋以名其室一日謂予繹之思々其政令之思々其學辛為我記之以朝夕觀省焉予以耄荒辭之不獲乃言曰仕而優則學々而優則仕信鄉仰思之思學而優則仕之思也今名齋之思仕而優則學之思也洪範謂思曰睿々作聖通書謂不思則不能通微通微生於思遺書謂為學之道必本於思々則得之是政固由於思而學之尤不可以不思也審矣夫人之一心思其職也凡其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大而天地微而草木明而禮樂幽而鬼神何者而非吾之所當思乎惟是異

端之學置此心槁木死灰之地以理為障必欲掃而空之如釋氏者則無所庸其思耳吾儒之學何可以不思耶君其慎思之則所謂得之所謂通微所謂作聖者固可馴至矣抑仕而思主乎事体之見於用者也學而思主乎理用之原於体者也人心未嘗有無用之体有無体之用天下未嘗有理外之事有事外之理然則信卿其於精粗本末固兼得之矣予故曰其慎思之而已

梧山書屋記

梧山書屋者宮保李公士修平生讀書之所也公

自逾冠領鄉薦對　大廷應列宿之選登瀛州之
上皆自書屋中所得而然也自此出入中外或以
刑名稱或以撫字著又其後則卓乎以經濟名
凡若此者豈非並得之書屋而爾耶或謂洛貫群
籍畀之以事則必亂讀書萬卷任之以職則不舉
豈可謂無其人耶皋夔稷契何書可讀而為帝者
之佐下至趙普亦能以論語半部佐太祖半部佐
太宗然則書亦何必多讀也哉雖然讀書在得其要耳否
則書肆耳否則買櫝而還珠耳公既讀書于梧山又嘗讀書
於中秘讀書於中秘亦甚於讀書於梧山也然則

所讀盖已多矣出而用之乃能如此名位已極於布衣事業當載於汗簡非得其要焉能以至是哉公蜀之内江人梧山在邑之境内昔揚雄草玄於一亭杜甫吟詩於一堂二公俱蜀人也其亭其堂皆名天下而傳後世矧謂公之書屋不亦名天下而傳後世也哉記之以俟

樂志堂記

磯菴毛公貞甫懸車之後以樂志名其所居之堂盖取仲長統之說耳予亦掛冠歸老劒江之上取道姑蘇泊舟楓橋望其門方鳩工以構綽楔桃疏

而臨衢也登其堂潭潭深深雖雕梁而刻桷也游其庭奇花雜植而恠石森列也覩其貌堅實精悍視昔加少得方外服食之法也統之所謂良田廣宅與夫來至人之彷彿者公誠有之矣是宜公之志無所不樂而名堂之義有取於斯也予謂公豈止爲統而已哉實泛蠡之儔匹也公官參行省矣乃亟歸而明農焉官總內臺矣復亟歸而明農焉其所建白卓然在人耳目於是斂其施之於國者施之於家萬金之富出其緒餘手自致之蓋積居時遂擇人而任之焉非其智之過人才之出衆何以

細大畢舉一至於是然彊之於公施於家者雖同而施於國者實異彊相偏霸之趣也公仕本朝天下一君四海一國也其所及之遠近廣狹固不侔矣是公不獨優於彊雖比之彊亦復過之而公方且以統自居焉者東坡記韓魏公醉白堂謂古之君子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然則公謂非古之君子哉予旣述公名堂之由而又以見公之所志所樂有出乎名堂之外者遂并以為記

名齋記

侍御[illegible]書公[illegible]以中和名堂自作大書以揭之
蓋兄弟同居而處其後異居則此堂有不得而同
者矣茲廉引年而歸始於重屋拼除而黝堊為息
所以名之以致警於晚歲求其義竟無切於中和
者乃取以名之焉嘗聞之人不學則老而衰夫至
於老而衰矣遂甘於自棄而終於不學可釋不出
乎性情之外也出於性情之發以為學則非聖賢
之所謂學矣蓋人之有生則有性有性則有情中
也者性之德也和也者情之德也惟是靜而無以
存之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不能無所偏而所謂

中者有不中矣動而無以察之則喜怒哀樂之已發者不能無不正而所和者有不和矣靜之存敬以直內是也動之察義以方外是也主一無適則敬在是格物致知則義在是果能盡學問之功而漸至其極則位天地育萬物豈不隨其大小而各有其應哉此子思子暨程朱先後發明以示人學者所宜拳拳而服膺者也若廉者又以家庭之訓質雖不敏安敢棄之耆老而徒抱後時之悔哉[illegible]之座隅庶幾朝夕以自勗焉

清狂山人記

清清荒孟博清議之清有楊伯起清白之清等而上之則伯夷之清清之至者也狂有賀知章狂客之狂有杜子美狂夫之狂等而上之則曾點之狂狂之尤者也清狂山人者郭君仁弘之別號也殆可兼二者而有之乎君以册青有聲海內日者整庵先生羅公為予邀致之乃自其邑挐舟而來至吾廬歷階而升目其衣冠言動悉有古意一見之頃過於所聞其於漢人之所謂清唐人之所謂狂果欲致力於其間者初何慊乎由此而以伯夷曾點為師孰得而限之哉君筆精入神在昔如顧長

康王摩詰諸人度短量長次名定價自當分席而坐近歲若楚人吳僑燕人祉謹以君方之有過無不及者其為詩類清新絕俗自言能畫亦多能詩故曰詩中有畫〻中有詩觀長康摩詰是已君詩雖為能事所掩然終當相須以傳乎宜尤篤於庭訓令子愷領壬午鄉薦縉紳多屬望之君方傾盡郎謂予曰拙號幸為翊記之茲荷其遠來可辭乎哉